

宋

會

要

宋會要

律呂

宋太祖皇帝乾德四年十一月冬至御乾元殿受朝賀
畢群臣詣大明殿行上壽之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先
是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賁
儼素各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奏議曰
十二月聲舍在寂默古聖設法演而出之立尺寸作為
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
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祖泰永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
符會而京銅望臬可校古法今司天臺影表上有銅臬
下有石尺是也今以朴尺比量短於影表上尺四分方
知今樂聲之高皆由於此况影表測於天地則律管可

以準繩帝乃今依古法則造新尺并黃鍾九寸管今二人共校其聲果下於朴管一律尋又中出上黨羊頭山柅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乃下尚書集官議定遂重造十二律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群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始備用焉

王應麟玉海初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柅密使王朴依周法以柅黍校定尺度長九寸並徑三分爲黃鍾之管黃鍾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乃作律準十三絃用七聲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張貼等議朴米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

文收之九變積糸泰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音律
和諧不相凌越學士竇儼編古今樂事為正樂皇朝受
命儼仍兼太常建隆元年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
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德之舞為武功之舞
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
竇儼上疏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請命博
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凡
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三絃之箏二十絃之瑟二十五
絃之瑟三漏之箏六漏之箏七漏之笛八漏之篴十三
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篳二十管之蕭皆列譜
記編於歷代樂錄之後永為定式名曰正樂儼判太常

至道

咸平

景祐

乃校鍾磬筦簫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之法迄今通用 太宗至道二年正月十九日太常寺言
音律官田琮以帝新增九絃琴五絃院均配十二律旋
相為宮隔八相生並已協律冠于雅樂以旋宮相生之
法畫為圖以獻遂請廢拱宸管帝覽之喜詔本寺即與
琮遷職以賞之真宗咸平四年二月甲子雅樂正王繼
昌上言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其
樂工二百餘人無藝者甚眾乃命侍讀學士夏侯嶠判
太常郭贇及令選大樂雲韶班中官一人明雅樂京朝
官三數人較試 仁宗景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太
常寺燕肅等言本寺編鍾磬年歲深遠累經采飾用銅

綠膠墨塗染填翳字號及有破瑩合無聲韻者今雖將
元定律準及鍾磬三料堪充祇應欲乞選差臣僚與判
寺官員集本局通知音律者將律準同共考擊按試定
奪聲韻所有鍾磬聲損瑩損不堪者欲造送造作添修
拙換詔宋祁與內殿崇班李隨同本寺按試又令祠部
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參其事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
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
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為之贊曰
在周有臣嗣古成器館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
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度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鉤
奮芒河龍獻執樂府增榮乾華府費用協成詔永和天

地景祐二年二月四日燕肅等以考定樂工樂器畢詔
於延福宮進呈按試作御製天地宗廟樂曲樂章凡五
十一曲帝問李照此樂如何照對高古樂五律遂命照
詳陳其事照上言臣始到太常寺時已磨琢鍾磬成就
竊聽八音之作雖與王朴所造律準品格符合其於聲
調則乃太高比之古樂約高五律比之胡部亦高二律
若擊黃鍾則必齊於仲呂若擊夾鍾則必齊於夷則乃
是冬行夏令春召秋風此皆王朴所造律準經五代亂
離之後雅樂廢壞鑿空創意不合古法臣又觀編鍾鐃
鍾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並無差降倫序之法加以銅錫
不精聲韻失美大者則陵小者則抑非中度之器也雖

在鑄造年代文字本寺相傳云是唐來舊鍾亦有周朝
所製驗其率易必在倉卒之時也且唐室遺故物於末
代累經衰亂之世王朴造律準於本朝莫覩福應之驗
以茲為美未見其可臣聞昔者軒轅氏伶倫截竹為律
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
鳳翅是以大樂著美世稱其善傳之夏古不刊之法也
望令臣特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架則大小輕重長
短厚薄必令合法復使度量權衡無不協和可以助歌
薰之美覃擊壤之樂來儀率舞未易可量帝令照於錫
慶院試作編鍾既成奏御照遂欲改大樂又令內侍禮
賓副使鄧保言忝其事照并引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

聶冠卿為檢討惟樂制廢故實官因史定尺律別創樂器其刑制詭異多非經說時詔馮元宋祁等修撰樂書冠卿照亦預編修四月八日李照言製造鍾律度量見用黍粒差小伏見太府寺石記云官尺每寸十黍臣以今黍十二方盈得一寸欲望更造官尺律管一副相兼候氣仍下河北路尋訪大黑秬黍每十粒充得太府官尺一寸者及河內為葭莩為尺一百斤進納以憑驗定尺律從之十二日詔宰臣呂夷簡以下同共管勾士造大樂十七日詔應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及州里儒學草澤博聞之士如有能曉達古今雅樂制作法度或者正鍾律音調得失尺瑄測候次第並許稱薦或自經官

司陳狀所在即時以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鎮江軍節度
推官阮逸自撰琴準用求律管相生之聲圓轉應律靡
不符合又制律管十三枚著樂論十二篇律管說一篇
蘇州范仲淹言進士胡瑗能明律歷之學及通知古樂
管絃鍾磬制度有所著雅樂文字隨州言進士蘇齊有
舊藏樂書應天旋宮昭慶集十三卷并樂圖八草澤安
宋上樂本圖并奏議一卷何文廣上古今樂纂一卷樂
纂造律一卷樂府七秘訣一卷樂府雜錄一卷司天靈
臺郎丁濤上新術律管算草三卷詔逸瑗赴闕並取其
書就有司考議之二十五日李照上造成今古權量律
度式凡新尺律命合升斗秤共七物尺準太府寺尺以

起分寸為方龠廣九分長一寸高七分積六百三十分
其黃鍾律管橫實七分高實九十分亦計六百三十分
以黃鍾管受水平滿注龠中亦平滿合於算法若依古
法千二百黍而為一龠者則於算法加減不成樂合方
寸四分高一寸受水三分龠樂升廣二寸八分長三寸
高二寸七分受水十二樂合樂升所受如太府升制樂
斗廣六寸長七寸高五寸四分受水十升總計三百六
十方龠以應乾坤二策之數樂秤以一合水之重為一
兩一升水之重為一升一斗水之重為一秤及造漢書
升合二枚漢合廣寸八分長二寸五分高與廣等受水
十方龠此合分寸之數舊無其說今以算法推究知之

漢升廣四寸五分長五寸高二寸八分受水十漢合準
今太府升凡二升則餘二十八合又造周禮升豆二枚
周豆方可與黃鍾新律管法不合周升方三寸受水二
十七豆準今太府寺升凡大七合有時臣以新律合
升斗比較周漢舊制並據今新律合立法但小大不同
若取虞書同律度量衡則此法量與律合而周禮用豆
起升以方寸立法則律量不同矣今制律定樂聲以諧
和其合升斗亦合更造用存永制今欲以塗金熟銅
鑄造新定律合升斗及別以木造周漢升合豆升四
等各三副以備程覽從之 初熙寧帝問輒云今樂高
五律其實無所準據既造鍾磬因率意鑿行均展舊度

始至太府常用布帛尺取符五律之言然而樂聲重濁甚矣又遂以太府尺寸為本作量法木式四等而所容受不合累黍之數又以太府尺寸作周漢量法木式各二寸欲通已說亦不能合且漢志云合龠為合乃黃鍾二龠之實而照誤云十龠為合蓋出於流俗之本故識者皆譏其妄六月十三日李照言編磬之數自來未有定制今若止用十二其聲已具於律呂其變已全於七均頗合天然造化之法臣考詳舊典今編鍾十六枚者按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十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疏引左氏義云舞羽者天

子用八諸侯七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為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為十六是以淮南子亦云樂生以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臣今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之文乃直言舞數之法非鍾律之義也必若以鍾體於五數則天子用八倍之為十六可也諸侯用六倍之為十二可也大夫用四倍之為八士用二倍之為四則彼八鍾豈堪考擊而調曲矣非法也此則未達鍾律之音耳夫十二月律與八風相均等凡一律之法具三十日一風之法具四十五八風十二律各具三百六十之數風律相周是故正北之風則叶黃鍾東北之風則叶大呂大簇正東之風則叶夾鍾東

南之風則叶枯洗仲呂正南之風則叶蕤賓西南之風則叶林鍾夷則正西之風則叶南呂西北之風則叶無射應鍾故八風之法周於十有二律豈可以八律之數而行八風之氣哉夫自黃鍾右旋至于林鍾此八鍾者但是五風之半實非八風之象也夫十六鍾之設出於武琴且舜琴五絃以歌鍾律則具七音六律十二鍾之用若文琴六絃則其九音七律十四鍾之用武琴七絃則具十音八律十六鍾之用也然十二鍾之外其餘四鍾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本以武舉七絃以為之法但加靡靡之音而無邪正之節皆假清鍾以成焦殺若或去彼四清之鍾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

是故古之大樂明言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則正謂大
樂之法止用十二鍾聲而已古之鄭衛之樂亦用歌鍾
今胡部中方響十六乃是鄭衛編縣之數然方響十六
亦有為也夫胡部有篳篥相傳自之為梁柱言篳篥之
聲於諸器中最得其實不可增減其聲其曲法用十字
已極盡人手指之力過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應方
響十聲若方響去清聲四版篳篥中去五六二字則胡部不可成曲
矣而於大樂都無所妨則知清聲四鍾大樂本自不用
而鄭衛之聲無此不可令於編縣之內但留十二中聲
去四清鍾於事則無所害又古有編縣十九枚者按周
禮鍾縣疏引服虔注云六律七音七律為七器音十二

鍾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臣今
詳服虔所說甚為迂濶此但術數之家積閏餘之法其
於大樂都無所謂又古有編縣十四枚及二十一枚者
按後魏志去云漢成帝時擬為人於水濱得古磬十六
枚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縣十六云正始中徐州薛城
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縣之器而云大樂所用鍾磬法
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
倍而為十四也又引尚書大傳七始注云謂黃鍾林鍾
太簇南宮呂姑洗應鍾蕤賓也然據一均變也宮商角
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
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為一架雖取繁會聲不合

古臣今詳十四之磬乃是文琴之法後之相傳若言十
正七倍於鍾律中事法乖戾亦與八風取義不殊其二
十一縣則尤無旨意也又古有編鍾一十四枚者校唐
書志云古制雅樂宮縣編鍾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
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臣今詳二十四鍾其清聲十二不
是中聲神瞽昔所不用管律不能諧之其聲一例皆石
非合法之器也又金有編縣十二枚者按樂府雜錄云
雅樂部律呂臣今詳編鍾十二律呂具備可為不易之
法令引正經四議證之一周禮云凡為樂器以十有二
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鍾比一義也二左氏
傳晏子云為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失七音六律出於十

二鍾若用十六鍾則有九音八律矣此二義也三左氏傳吳季子觀樂於魯美韶樂曰五音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夫言五聲和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之音如此則五聲和矣若武琴七絃則是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宮三位重複如此則五聲不和矣八風平者五絃既具十二管則與八風自相均等此乃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東北正東之風偏重此皆不平也節有度者惟正七音而為節也守有序者惟止八風而為序也若過七音八風則是無節守也四國語云王將

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其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此乃量王將鑄無射倍聲泠州鳩患其過多故言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律所以立均出度者此言月律十二而為均度之法不可增減者也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謂除其減倍之聲惟存正中之聲也夫黃鍾之律凡九十黍自九十一黍已上皆屬三倍黃鍾之法唯自四十六黍已下至九十黍名為中聲自具十二律故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也又夫度律均鍾者謂以十二律之聲均調十二鍾者也又夫百官軌儀者此言樂為天子之職但責其鍾

律諧和使人聞之欣然而感不知手舞足蹈而官司設法立制發號施令民亦悅隨如聞鍾律之和是故謂之百官軌儀此乃三皇五帝至治之盛也又夫紀之以三者謂度量衡法紀其聲律而成鍾也平之以六者此言造鍾之法不可過於六律則平和之理也成於十二者此言六律之變極於十二之數不可越也天之道者言天然造化之法必以十二而為體也詔馮元宋祁等更議其事元等議曰竊惟大樂之本金石為先曩制相汭典策具在蓋前聖善制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策巢二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第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

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且鍾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諒茲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為有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傳曰天子用八者誠羽舞之列也然鍾磬亦取用八之義故先儒引以為言夫八音生於八風是制樂之本鍾磬得倍其數者由統率眾器使無遺聲十六之興其議在此若止於十二是虧天子用八之義且不得盡眾器之聲一不可也後王相尚亦時改作諸儒偏見或存異說蓋嘗有十九鍾二十一種者也十四鍾二十四鍾者矣雖暫施樂府槩見篇籍及鉅儒名臣討論至當俾

克行遠終歸十六今欲隨至當行遠之法二不可也漢成帝時熒為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漢家因是議明堂辟雍以立制度驗此一事蓋非近物故班固之立漢志康成之註周官杜預之釋傳文阮氏之圖三禮而十六之數初無異論且前儒名學各有師承脫無全文常慎疑闕非如世之儒師心獨得便為可行也唐家稽古禮樂最為詳明今其所存者正史通禮會要令式六曲通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究尋鍾磬之數咸云十六惟有樂府雜錄乃唐人段安節所著於雅樂部有編鍾十二之說臣等詳覽其書舛駁特甚且其文曰雅樂部十二律鍾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磬各一架每架各編鍾

十二亦依律呂

以上三十三字是樂府雜錄正大敘事

之體誠有工拙至於鋪陳名物要須有次今於編鍾各一架之下便云每架各編鍾十二且鍾架尚未有說鍾數何緣先見漏略顛倒判其非文又安節當億昭喪亂之餘唐家備樂既已殘缺而安節但率所見筆之於書所傳之事故多失實今若捨周官漢瑞之明據背班固康成之名學斥唐家正典之法遵後人失傳之議此三不可也而照引正經四義為編鍾十二之據其一引周禮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臣等謂為之度數者若若鍾之鍾則以黃鍾九寸倍而更半之其長二尺二寸五分之類也為之齊量

者乃是十有二聲之鍾取其所容以為聲之齊量非論
編鍾之數也其二引春秋晏子之言為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臣等謂七音七均六律兼六呂而言之也以奉五
聲者而為之主也此蓋普說樂意非如照指擬定鍾體疆
配十二也其三引季子觀樂美韶樂曰五聲和八風平
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照解之曰五聲和者則
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
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則五聲和矣若
武琴七絃則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宮三位重
複則五聲不和矣八風平者五絃之中具十二管則與
八風自相均等此乃八風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

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正東之風偏重則八風不平也臣
等檢勘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
周樂為之歌頌頌者今詩之周魯商頌也季子曰至矣
哉五聲和八風平盛德之所同也則季子之言美三頌
之盛德非為韶樂而發也夫周家之樂自用七絃之琴
既用七絃亦得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則照之
前言不惟誤引經傳兼亦自相矛盾其四引國語王將
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照為
月律十二而為均度之法不可增減又曰考其中聲量
之以制照謂除去減倍聲唯存中正之聲也又曰度律
均鍾照謂以十二律聲均調十二鍾也紀之以上照謂

度量衡法以成鍾也平之照謂造鍾之法不可過於六律成於十二照謂六度之變極十二之數此天然造化之法必十二為體也臣等按立均出度者謂先以律呂立為均器以均鍾音乃出大小清濁之度考其中聲者直謂中和之聲以為樂制度律均鍾者調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紀以三者謂天神地祇人鬼紀聲合樂也平之以六謂六律也成於十二謂律呂相配也天地之道不過十二故以律呂之數配之且州鳩本以景王鑄為大鍾不合雅樂故極言律呂之本欲使樂鍾必依於律非為諭編鍾之數以為十二也且昔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鍾以調月律令之鑄鍾是也而照遂執月

鍾之數欲施編縣指正聲之清者謂之鄭聲以雅為鄭此不可四也臣等又編問大樂諸工鍾磬十六若損為十二聲何所闕理何所害工對言每朝饗祭祀但傳舊法只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聲惟無射為宮之時黃鍾為商舊傳黃鍾律之尊不可為臣故用黃鍾之清又曰瑟有二十五絃而有清聲若去鍾磬之四清聲則不能盡瑟之調也臣等深求其旨蓋樂工但見其一未見其二何則聖人以金石有一定之調故於鍾磬寄其法度焉既已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黃鍾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

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
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
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
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
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君民相避以為
尊卑也今粗舉一宮則三宮可見且以無射為宮則黃
鍾為商太簇為角無射君也君管長四寸九分黃鍾臣
也乃長九寸太簇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
聲皆尊而君聲獨卑上下交戾安得和協故必須用黃
鍾四寸五分太簇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
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今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

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懼
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一也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
而欲輕變舊貫法將何賴且照為十六之數出於文武
二琴又曰鄭衛之樂本以五琴七絃以為之法但加靡
靡之音而無雅正之節夫周監二代仲尼從之觀武而
嘆稱其盡美文武可謂三代之盛王也使後聖有作亦
不過之故國朝太宗皇帝因七絃之法又加九絃易俗
移風義實有寄寧可謂九絃之設皆為鄭聲也況照於
樂律非不極慮然推論今古恐有未通其鍾磬十六望
望上采周漢諸儒及唐家曲法令且如舊制至於十二
之說惟照獨見未可施行其夷則以下至應鍾四宮用

管之法言之難了謹列十二律圖并封上進詔試十二杖為編以通照學

十二律圖 子 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馬辰合星紀

律合大呂在乾為初九下生林鍾之初下謂之娶妻其

律數八十一其管長九寸其生數一其日壬癸其宿虛

其次須女其候冬至 丑 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馬

辰合亥枵律合黃鍾在坤為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謂

之生子其律數七十六其管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

之一百四其倍黃鍾之數三其宿牽牛其候建星其候

大寒 寅 太簇寅之氣正月建馬辰合枵營律合應

鍾在乾為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謂之娶妻其律數七

十二其管長八寸其倍大呂之數九其宿箕其次尾其
節啟蟄 卯 夾鍾卯之氣二月建馬辰合降蕤律合
無射在坤為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謂之生子其律數
六十七其管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
五其倍太簇之數二十七其日甲乙其宿心其次房其
候春分 辰 姑洗辰之氣三月建馬辰合大梁律合
南呂在乾為九三下生應鍾之六三謂之娶妻其律數
六十四其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其倍夾鍾之數八十
一其宿氐其次角亢其候清明 巳 仲呂巳之氣四
月建馬辰合實沈律合夷則在坤為上六五下六上是
謂一終其律數六十其管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寸

寸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其倍姑洗之數二百四十
三其宿軫其次翼其候小滿 午 蕤賓午之氣五月
建焉辰合鶉首律合林鍾在乾為九四上生大呂之六
四謂之娶妻其律數五十七其管長八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其倍仲呂之數七百二十九其日丙丁其宿
張其次星注其候夏至 未 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
辰合鶉火律合蕤賓在坤為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謂
之生子其律數五十四其管長六寸其倍蕤賓之數二
千一百八十其日戊己其宿孤其候大暑 申
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合鶉尾律合仲呂在乾為九
五上生夾鍾之六五謂之娶妻其律數五十一其管長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其倍林鍾之數
數六千五百六十一其宿代其次參其候處暑 酉

南呂酉之氣八月建馬辰合壽星律合姑洗在坤為六
二上生姑洗之九三謂之生子其律數四十八其管長
五寸三分寸之一其倍夷則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其日庚辛其宿濁其次留其候秋分 戌 無射戌之

氣九月建馬辰合大火律合夾鍾在乾為上九上生仲
呂之上六謂之娶妻其律數四十五其管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四其倍南呂之數
五萬九千四十有九其宿胃其次婁奎其候霜降 亥
應鍾亥之氣十月建馬辰合析木律合太簇在坤為

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謂之生子其律數四十三其管
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其倍無射之數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其宿壁其次室危其候小雪 黃鍾子
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
土上言五聲莫大焉地之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
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
氣元也或曰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又曰陽
氣鍾於黃泉而出亦曰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以養
萬物也孳也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為稱或曰
陽氣至此更孳生也故曰孳萌於子 大呂丑 呂旅
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或曰呂距也言陽

氣欲出陰氣不許旅距難之也丑紐也言陽氣在上未
條萬物紐未敢出也或曰十二月萬物動用事文象手
形又曰居終始之際以紐結為名故曰紐牙於丑太
簇寅 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寅醜也正月
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不達而醜寅於下或曰
萬物資生蟄然也又曰寅津也言生物之津達也故曰
引達於寅 夾鍾卯 夾助也時物未盡出陰乃夾助
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或曰陰陽之氣相夾廁
也又曰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卯冒也二
月萬物冒地而出其文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或
曰茂也言陽氣生而滋茂故曰冒節於卯 莽莫保切業

生也

姑洗辰

姑必也

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必潔之

也或曰姑枯也言物生新潔洗濯其枯也又曰姑故也

洗鮮也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辰震也三月陽

氣動雷電震民農時也辰房星天時也或曰謂時物盡

宸動而長也故曰振美於辰

仲呂巳

言微陰始起

未成著於其中旅助枯洗宣氣齊物也或曰陽氣將極

故復中難之也又曰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巳巳也四

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文為蛇象或

曰巳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故曰巳盛於巳亥繼賓

午 繼繼也賓尊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或曰

歲蕤下垂貌賓謹也言陽下陰生相賓謹也亦曰陰氣

幼少故曰蕤陽不用故曰賓午梧也五月陰氣干陽胃
胃地而出或曰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故曰号布於午
林鍾未 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
長大林盛也或曰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又曰萬物
將就衰氣林林然亦曰林衆也鍾種也萬物成熟種類
衆多也未味也六夷則申 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氣正
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或曰夷平也萬物將成
平均皆有法則也又曰陰陽之賊萬物也申神也七月
陰氣成體自申來也或曰身也言萬物身體皆成就也
故曰申堅於申 南宮酉 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
任成萬物也或曰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又曰陽氣

尚有任生蕎麥也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或曰緇也謂時物皆猶縮也故曰留孰於酉 無射戌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或曰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又曰射出也言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下入地或曰取時皆衰滅也故曰畢入於戌 應鍾亥 言陰氣應無射該歲萬物而雜陽閏 胡待切外閏曰閏種也或曰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聚之也又曰鍾動也萬物應陽而動以下歲也亥亥也十月微起接歲陰也或曰動也言時陰氣動殺萬物故曰該閏於亥 臣案古者伶倫制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

亦六以此黃鍾之管始為律本於是步大成辰候地得
氣導人為聲三才者備而天下之能事興矣為之度以
檢長短量以齊多少衡以權輕重樂以管清濁聖人所
以治天下者同律度謹權衡虞舜是已仲尼是已陽六
為律律者法也以統氣類物陰六為呂呂者助也以旅
陽宣氣因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始而左旋八
八為耦陽常唱陰常和三其實而進一謂之上生陽主
息也三其實而去一謂之下生陰主減也上生者自牛
而左下生者自子而右夫兩陽必爭二陰不奪自然之
理也故六律具而六間隨焉又以乾坤九六互為之配
同位者為夫婦異位者為母子故黃鍾於仲呂為子母

於林鍾為夫婦於太簇為父子於南呂為子婦由是第
之人道該焉故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
道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命曰黃鍾所以協金奏贊陽
出滯命曰太簇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命曰姑洗所
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命曰蕤賓所以詠歌九則平民
無貳命曰夷則所以宣布令德示民軌儀命曰無射此
之謂六律以立均出度也所以助陽宣物歸功於上命
曰大呂所以出四隙之細命曰夾鍾所以宣陽中氣命
曰仲呂所以和展百事莫不任肅命曰林鍾所以贊陽
發秀命曰南呂所以均利器用咸使應律命曰應鍾此
之謂六間以陽沈伏點散越也始自黃鍾周於仲呂五

下六上乃一終焉仲呂不日上生黃鍾者以黃鍾為諸律之先似若無所稟生然蓋尊之也或謂蕤賓於大呂當言下生其說曰黃鍾為律之本陽數興焉蕤賓生呂之元陰數興焉夫陽益數而下生陰陰損數而上生陽令去益不同上下無異為陰數興也而言律者因一上一下相生之說遂不取焉黃鍾之數一一以三乘之終於應鍾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數之實也述夫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天下之風氣正十二律定然則播五聲叩八音列四時而陰陽莫不咸韙萬物該咸成而條毫蓋尋文難曉案象易知臣今取歷代之言律呂據撫大槩著十二律圖則盈虛消長指掌而知矣

七月五日李照言鑄造鑄鍾大小法度 謹按國語制
制鍾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注云鈞所以配音之法也以
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臣忝詳
注文蓋亦差誤夫言輕重之法皆屬權衡方圓之法皆
屬規矩大小之法則屬器量遠近長短厚薄之法則屬
尺度高下之法則屬於圭表此文既言大不出鈞理當
以器量之義釋之不當木表之法以為解具若鑄鍾形
高七尺則銅錫千餘斤未能充就豈有重不過石之說
邪據諸書皆言三十斤為鈞此文所云大不出鈞者乃
是三十斤之量爾若以三十斤金土之重準其量則量
大小若以三十斤黍穀之重準其量則量太大唯漢志

云以水準其槩者乃得大小輕重酌中之法可以為準
矣今秤水三斛則重三十斤以為鑄鍾之量頗協聲韻
鑄造成鍾之後其最重者亦不過百二十斤蓋據事見
法有此顯驗臣所以取之除此法度之外止有周禮疏
云假設二尺二寸半為廣長圓徑注之此亦太大若用
百二十斤銅錫鑄之必不可成就也其太常寺舊鍾太
小輕重並無古今制度欲望從以國語鈞石之說為法
以鑄鍾從之王應麟玉海八月己巳御崇政殿觀新樂
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肆習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
刻飾雙鳳施兩簧焉九月壬寅御崇政殿按新樂景祐
三年二月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劉保信與阮逸

胡美較定新舊鐘律三月乙未帝崇政殿召輔臣觀新
定鐘律丙申馮元等上桓奉新定詔別為鐘磬各一架

六月九日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
俾協純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
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
何道而輒變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練白石以為
磬範中金以作鍾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
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雅樂薦之
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正禮燭柴岱嶽瘞玉汾
睢振前王久隆之風舉厯代難行之典歲事之際斯樂

具陳固以格神明昭景既先儒審議曾靡間言若一旦
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
舊樂時帝既許照制器業以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
故仲孫之章不下有司焉

律呂

景祐三年六月九日馮元等上言奉詔修撰樂書望特
降書名詔以景祐廣樂記為名七月十三日馮元等上
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因革篇敘國朝制作云元年秋
九月太常燕肅建言金石不調願以周世王朴律準更
加考按有詔許之又命李照宋祁及中人李隨共領其
事明年正月金石一部成帝御延福宮臨閱為因問李
照樂果和否照對金石之音與王朴律準已協然朴準
比古樂差高五律比禁坊樂差高二律臣願制管以度
調帝曰試為之乃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

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別詔潞
州取羊頭山柁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
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
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量以為十二管定法於
是詔內東頭供奉官鄧保信與照監視群工改作金石命
聶冠卿檢閱典實佐其興作人內侍省都知閻文應
董其事丞相府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相府詳定以聞
別詔臣元臣冠卿臣祁討論樂為一代之典乃詔天下
有深知鍾律者以自言在所亟以名上照乃鑄銅立龠
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鐃聲量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
黍為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

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
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
上鉅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尺成與太府
尺合法乃堅定先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為一虛而四
清聲相承不擊照因是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願去四清
聲于時諸臣議駁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
有知音者能考四鍾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鍾舊飾

旋蟲改為龍云乃遣使採四濱浮石千餘段以為縣磬

先是臣祁建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臣元等詳求典故臣等上言建鼓四今樂局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明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可之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預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飭大匠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詔從之時有上言者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太樂見鼓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跌上

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縣四隅皆有左鞀右應乾隅左鞀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鞀大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中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鞀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鞀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可其奏後照等更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

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帝曰可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鐃鍾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鐃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鐃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鐃鍾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鍾大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鐃鍾為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鐃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鍾大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臣元等詢考擊之法臣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

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隋制內宮縣二十虞以大磬代鐃而去建鼓唐武太后稱制更改用鍾因而莫革於是乃詔訪臣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臣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鐃鍾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禪梁甫西廔汾壤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由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后廟奉慈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虞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鐃鍾此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今曲之制則特磬故應不出本均

與編磬相應為之樂節也詔可其年冬帝躬款奉慈廟
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鐃鍾太樂局損舊以漆飾敕令
黃其色以其土音云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為之外圓
以時齊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
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為投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
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
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
北方圖以墨隱而為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為神犢撞
擊之法宜用康成詔曰可又以新製雙鳳管詔付太樂
局其制合二管以足聲律管端刻而為雙鳳之飾施兩
簧馬照因自造箏簫清管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等宮

琴宮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種求備雅器詔許以大等大
笙二鍾下大樂用之餘悉罷不用時又出兩儀琴及十
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柱十二
絃琴者如常琴之制增其絃習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
造七絃九絃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
地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鍾之宮黃鍾之角大簇之徵姑
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
作太安以饗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鍾之宮大呂
之角大簇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
之曲景安興安惟乘羽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鍾
之徵黃鍾之宮大簇之角南羽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

獻五帝以林鍾之宮大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
寧安之曲以祭地以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于時制
詔有司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配侑上帝乃以黃鍾之
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詣奉
慈廟莊獻明肅皇太后之室作建安之曲以奠瓚厚安
以酌獻莊懿皇太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
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圜丘
祀昊天太祖配以黃鍾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
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大簇之宮作廣安以奠幣
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
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宗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

幣咸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饗賓之宮作
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真宗
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
州地祇太宗配以無應鍾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
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
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
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丞相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
群祀又為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擇十二均第二
明所主事第三辨音聲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
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厯代度量
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韞

竺演之壬戌遁甲之法以受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
馬于時又詔奉慈廟華春秋獻羽之義止用文舞以陰
事貴靜云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一十四
攻金之工二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一十六攻皮之
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
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焉至於鼓吹
及十二案悉修飾之令臣冠卿等作景祐大樂圖二十
篇以載鎔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
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
密院大臣與觀焉考聲展器靡不如素帝悅於是頒賞
自監董而下至工徒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

事于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觀者歎
異焉大樂舊器皆藏之四庫以備因革之法此篇頗注
李照異制故詳錄之

二十

一日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
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定奪得失可
施行與否以聞保信奏議引隋志云用上黨羊頭山烏
園柅忝其忝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臣於上黨

秬黍中揀圓者用一黍之長累百成尺則與蔡邕銅龠
人符合據隋律歷志有諸代十五等尺各有長短之說
據尺裁龠各有增損則容黍不同故聲有高下今於十
五等尺內取容黍數同者則合於蔡邕銅龠尺據書所
載從上相承有銅龠一以銀錯題其銘曰龠黃鍾之宮
長九寸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
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臣今用此定尺知與蔡邕銅
龠尺符合比李照尺短知分比阮逸胡瑗用一黍之廣
尺長九分五厘又據尺裁定律管黃鍾龠度九十黍之
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秬黍千二百粒又為一減黃鍾
以四十五黍之長裁龠容六百粒二減黃鍾以二十黍

五厘之長裁侖如上容三百粒三減黃鍾以十一黍二釐半之長裁侖如上容百十五粒其空徑皆三分空圍皆九分用侖容黍皆合蔡邕銀錯題侖之數其律管聲比新定大呂相近比太常舊樂約下一律半臣又據漢志衡權法起於黃鍾二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凡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斤三十銖為鈞四鈞為石今依黃鍾侖容黍千二百重十二銖每百黍重一銖造稱止用銖兩斤準古之輕重第三毫先從銖起在衡裏旁其第一星準定空平然後稱物移之一星稱黍百粒其重一銖至十二銖星計千二百黍是一侖之實重古之一小兩也至星盡所為二侖合重二十四銖

第二毫起衡之中第一星重二小兩移一星重一銖至
星盡計古之八小兩九十六銖第一毫起衡外旁第一
星重古之八小兩移一星重六銖至星盡計古之二小
斤計三百八十四銖臣又據漢志量者侖合升斗斛所
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容以黍千二百實其侖
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今依漢志造侖合升斗參校古之多少具容受之數
各以水準其概皆平為侖一徑徑闊九分徑七分二釐容
黃鍾一侖黍千二百乃平合一徑闊九分深寸三分八
釐容黃鍾二侖黍二千四百乃平升一徑濶二寸六分
九釐深寸六分二釐容黍十合乃平斗一徑濶五寸三

分一釐深四寸八釐容黍十升乃平凡四量皆以水準
如其侖數亦平臣又以五物校定黃鍾侖空徑法則為
鉄堅三分一片所謂三分於黍尺上取之木長圓軟三
分圓軟九分一條於鉄三分上取之納侖中端直無旁
靡紙圍方緊九分卷而納之侖中以校空圍九分之數
實也黃鍾侖尺一條長九十黍一減黃鍾侖尺一條長
四十五黍阮逸胡瑗鍾律奏議三卷并所造黃鍾律管
銅侖一木侖一各受黍千二百粒其數法取空圍內容
九方分以積之又木嘉量斛鬴式各一編鍾編磬各一
銅尺一木黍尺一銅律管十二銅合升豆斗區各一銅
鈞稱一初馮元等奏令司天秋官正楚衍靈臺郎朱吉

算定逸琰律管九方分之法云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按九章之法求積分以徑三分自乘得九分又以管長寸通之為九十分乘之得八百十分為方積之數容黍一千二百今求管長九寸圍或千百黍實徑之數準禮記算投壺法求其徑置八百一十分分作九十重每重得九分按圓田術三分蓋得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之數強為所不盡二毫八絲四忽者今求圓積之數以徑三分四厘六毫自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得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千八十分為方積之數以三去之得八百一十為圓積之數容黍千二

百即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四釐六毫強容黍一合之
數又算舊法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之法按九
章圓田術圍九分自乘得八十一分又以管長九寸乘
之得七千二百九十分以十二而一只得六百七分半
是為分今此積方分八百一十容黍千二百以九章今
有術置黍千二百以圓積六百七十分半乘之得七十二
萬九千却以積多分百一十條^除之只容九百黍又算周
禮斛法方一尺高尺有六寸二分為一斛之容今以高
高百截之得方一尺高一分六厘二毫為一升之容又
以四升為豆豆方一尺高六分四釐八毫四豆為區區
方一尺高二寸五分九釐二毫區十六升四區輔方一

一尺高一尺三分六厘八毫與逸緩等律誦之法正同
至是度等又奏冬官正張奎覆衍吉所定及鄧保信
合升斗數奎言據阮逸胡瑗律法求九分徑三分四厘
六毫強得圓之數按九章抄廣第四圓田求外周術置
九分以十二乘之得一百八分以開平方術開之得一
寸三厘九毫二絲三忽不盡一忽七十二抄法滿萬為
忽與衍吉元等並同又筭鄧保信合升斗其合量一
徑濶九分深七分二厘容量鍾一合受黍千二百粒按
九章抄廣第求積方術以濶九分自乘之得八十二分
以深七分二厘乘之得五百八十三分二厘為合之積
今二合成合得千一百六十六分四釐為一合之積以

十之得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分為一升之積又以此十之得十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分為一斗之積又合量一徑濶九分深一寸三分八厘容黃鍾三龠受黍二千四百按九章積方分術以濶九分自乘得八十一分又以深一寸三分八厘乘之得千一百一十七分八厘為一合之積今詳若以黃鍾二龠為合則當用千一百六十六分四厘為積今此龠法少四十八分六厘不合得前乘龠法若以黃鍾法十之得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分為升之積又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分為斗之積又升量一徑濶二寸六分九厘深一寸六分二釐黍十合按九章積方術以濶二寸六分九厘自乘之得七百二十三

六厘一毫又以深一寸六分二厘乘之得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二分四厘八毫二絲為一升之積今詳升法俞法相比即升多五十分四厘八毫二絲又比合法亦多五百四十四分四厘八毫二絲其升又以十之得十一萬七千二十四分八厘二毫為一斗之積又斗量一徑濶五寸三分一厘深四寸八厘容黍十升按九章積方術以濶五寸三分一厘自乘得二千八百一十九分六厘一毫又以深四寸八厘乘之得十一萬五千四十分八毫八絲為一斗之積今看詳若比俞法少五百九十九分九厘一毫二絲若比合法又多三千二百六十分八毫八絲若比升法又少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一厘三

毫二絲此龠合升斗皆不相合亦不合周禮斛法度等
又以王朴律準尺比校鄧保信舊尺大一寸七分強阮
逸胡瑗等舊尺大七分強景表石尺大四分太府寺鐵
尺大三寸三分強又校鄧保信一升凡二升六分強當
太府宮量一升 九月十一日阮逸言臣等所造鍾磬
其檢詳典故皆稟於馮元宋祁其方分定律又出於胡
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
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親承天問言王
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
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
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聞符合者惟蔡邕銅

龠本得於周禮遺範故明堂月令章句云鍾以容受斤
兩輕重為法管以大小長短為法此蓋皆率千二百黍
以為本也邕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身
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
即以量聲定尺明矣御製新編又引禮記布手為尺白
虎通八寸為尺許慎說文八寸為尺同尺等法臣仰遵
聖作無不盡究前古之法度而立一朝之盛美也今議
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
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有稽古有唐張
文牧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
臣所謂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

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
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
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
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
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便具進
呈詔送度等并定以聞 十月四日丁度等奉詔敢鄧
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定奪聞奏并續準中書送下安
朱何文廣所進樂本圖樂纂祕訣等一處詳定今取到
鄧保信等奏議及所造黍尺律管權量鍾聲等并崇文
院檢到歷代鍾律典故與差到天官再筭管龠法度仍
取保信逸瑗元寶黃鍾管非黍再令尺匠別造到黍尺

各二條參校備見得失據鄧保信律法其黍尺一條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銅侖符合臣等檢詳典故前代累黍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累為尺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者為一分而中尉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典修金石及隨志云從上相承有銅侖一以銀錯題其名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千二百粒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侖本志中即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臣等今將保信送到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令匠人石素等

以黍長為分再累到尺二條比保信元將到尺一條長
五黍一條長七黍蓋保信元尺用圓黍累尺及首尾有
相銜處到有差異又律管黃鍾龠黍校稱據尺裁九十
黍之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臣等用
保信元送到黍尺斛量分寸畧同復將保信實龠秬黍
再累者尺校之即長廣分寸不同又秤一量稱止是銖
兩斤之數臣等比保信元將到實龠黍校之即同又龠
合升斗等龠徑九分深七分二厘合徑九分深寸有三
分八厘升徑二寸六分九厘深一寸六分二厘斗徑五
寸三分一厘深四寸八厘臣等詳保信龠法稱徑闊九
分即當深一寸四厘今保信合法稱徑闊九分深一寸

三分八厘自己差舛其升斗之數亦皆類此兼據楚衍
衡等狀筭到倫合升斗皆不相合亦不合周漢量法又
據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一條稱以上黨羊頭山秬黍
中者累廣求尺於黃鍾之聲臣等詳逸等尺以大黍百
粒累廣成之復令尺匠石素等將逸等送到黃鍾管內
秬黍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到尺二條比逸等元尺
一條短七黍一條短三黍半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
黍累成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致有差異又銅律管十
二枚臣等將黃鍾一管據楚衍等筭到圓九分分之法
校之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四厘六毫強圓一寸三厘
九毫二絲強如用逸等元將到黍尺校之略同若將逸

等實龠。秬黍再累者，尺校之，即長廣分寸不同。又銅稱二量，稱以兩黃鍾之龠，合為一兩十六兩，為斤。自銖至斤，作銖稱一尺，以斤至鈞，作鈞稱一鈞。稱之制衡修三尺六寸，權重七十二兩，權行圓而環之內，倍好臣等以逸等元將到實龠，黍校之，即同。又龠合升斗斛豆鬴，鬴升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合方一寸深一寸六分二厘。升方三寸深一寸八分，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豆方四寸深四寸五分，鬴容四斗，區方六寸深七寸一分，容一斗六升，鬴方一尺深一尺三分七厘，弱容六斗四升。據楚衍等再筭逸等所製量方深寸，如用逸等元累黍尺校之，即合量法。若將逸等實

區

禽拒泰再累者尺叅校即有差異又鍾聲各一架臣等
看詳雖形制有合典故又緣泰尺已差難為定奪臣等
檢詳鍾律典故自晉至隋累泰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
權量互相酬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泰之數不同惟後
周因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
制度然虞書所載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司馬遷亦
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粟於六律為萬事根本
焉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
鍾之數今若欲器之制參互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
近其逸瑗所進鍾律法奏議管禽權量積分之數前志
中雖不明述方分今據秋官正楚衍等再以九章等術

及禮記投壺法推究開方求所合班志逸等以大黍累
尺小黍實侖即於本法自相違戾所以鄧保信黍尺以
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
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御處又與實侖之黍再
累到大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則權衡之法不可獨
用所有安宋何文廣元進樂本圖及樂纂錄祕訣於鍾
律制度別無可采詔悉罷之 十九日詔丁度等將大
府寺四等尺比較詳定可以行用者聞奏度等言伏以
尺度之興其來尚矣周官壁羨以起度 度佳八寸表一
尺禮記大夫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厘
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

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
餘年古之律度量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歷算
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率多引以為義歷世
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
中一境之內取黍較驗亦復不齊是蓋天地之生理難
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
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氏校定尺度以
調鍾律是為晉之前尺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
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
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荀尺揆古器

與本名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焉隋志所載諸
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
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臣等竊惟周漢二代饗
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鑄毀金石典正之物
罕復有者臣等以為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
驗者惟有錢法而已周之園法厯載曠遠莫得而詳秦
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
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厯代尺度屢改
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
大泉五十王莽天鳳五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
世有鑄者臣等檢詳漢法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

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
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
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
銖徑一寸臣等今以上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互
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
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
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斗之尺從而可知矣伏况
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傳祖冲筭數之妙晉
荀氏之詳密既合桓周之尺則最為可法者焉兼詳隋
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今蘇綽所造鐵尺與宋尺符
同即以鍾調律并用均田度地按隋志後周鐵尺及宋

尺皆晉前尺長六分四厘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
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則此晉前尺並長六分四厘今
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
舊物也晉荀氏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
謂洛陽西京乃唐東都耳五代兵亂不聞改制測景之
事計即是唐尺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
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氏周隋之尺由此論之則銅
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
作法度雖未及乎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今朝廷必
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皇帝膺圖受
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興修金石七十年

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
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
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此景表尺短
四分既前代不曾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改其阮逸胡瑗
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
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
權衡其說疎舛不可依用臣等輒率愚慮蓋守舊文至
於音律皆非素習詎詔自竭伏用惶恐謹再量造到景
表尺一條及以漢錢校定造到尺二條并大泉錯刀貨
布貨泉共十七枚上進乞自聖監裁處詔度等將錢尺
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阮逸胡瑗并太常新舊鍾磬較

音高下聞奏度等言前承詔定奪太府寺四尺中可用
尺度止是檢詳前代典故及將漢志古錢分寸比量參
校得司天監景表石尺略合宋周隋之尺兼太祖朝嘗
詔和峴用以改修金石乞依景表舊尺施用今被旨令
造律管比驗音韻高下伏緣臣等不聞音藝累已陳述
若止令太常教坊樂工一而考正又慮難以憑實欲望
特降聖旨別選差通曉音律臣僚一兩員領較定庶得
精審既而詔罷其事 景祐五年五月十九日右司諫
直集賢院韓琦言臣先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
記伏觀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意妄行別為律度朝
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來南郊在近不可重以

遠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太常舊樂見今存在
伏乞將來郊廟大禮後用舊樂詔三司使晏殊次政殿
大學士宋綬與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叅詳李照新樂
比舊樂減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依據欲望將來郊廟
行禮且用和峴所定舊樂兼得大樂今單仲辛等狀稱
舊樂鍾磬內不經李照鑄磨者見存餘七架將來郊廟
殿廷可以互換抵應並從之康定元年三月十八日太
子中允阮逸上鍾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秘閣皇祐二
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常言五郊迎氣各用本音之樂上
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今明堂祀上帝宜隨月用
律以無射為宮五天帝用迎氣所奏五音青以姑洗為

角赤以林鍾為祉黃以黃鍾為宮白以太簇為商黑以
南宮為羽詔禮官議定五月十一日上言隨月用律九
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如太常所定詔
可二十三日御製明堂樂曲及二舞名六月四日御撰
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
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音三十聲為
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鍾為均又
以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
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鍾宮
轉入無射或當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則如前譜次第
成曲其徽聲自同本律又製鼓吹驚嚴曲合宮歌一闕

丁卯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寺
叅議阮逸所上編鍾四聲清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
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
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
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
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
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
也其編縣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虞者蓋取
十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二十一為虞者以一
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虞者以均清正為十四

宮商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廟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盖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替故雖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鍾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又太簇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鍾為角盖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

此四清聲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以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入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蕭琴和菓生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叅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清器舊有清聲者今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但當如舊惟歌者本無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

未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
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
取音靡曼似近鄭聲不可用從之十二日以御製黃鍾
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付太常教習施行七月三日內
出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
捧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
文舞迎武舞及亞獻三獻徹豆用之八月二十二日上
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
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若親饗則未安且明堂五室之位
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獻神之樂當用五行本始之
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

為角以獻青帝仲呂為祉以獻赤帝林鍾為宮以獻黃
帝夷則為商以獻白帝應鍾為羽以獻黑帝王堯臣言
周實通禮用周制祭天以夾鍾降神則奏黃鍾歌大呂
宗廟以黃鍾饗神則奏無射歌夾鍾祈穀明堂盡用祀
天之樂先帝東封西祀以前皆遵用後有司稍失傳孫
奭崇祀錄五方帝降神之樂與昊天同酌獻則各奏本
方之音皆隨月用律為均又云聖朝定禮隨月用律如
十一月則升降真獻皆以黃鍾為均詔俟大禮畢別加
詳定

皇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益州進士房庶為秘
書省校書郎命上律呂旋相圖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
所著樂書補亡三卷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

闕其言太常樂比古樂高五律古以黃鍾起尺而今累
黍為尺以製律非是

馬端臨文獻通考宋祁田況薦益

州進士房庶曉音律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

言常得古今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
世以來累黍為亦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
也且漢志云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
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
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亦則律定矣
直秘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依縱黍累赤管空徑三

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瓊以橫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入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枚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赤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不能更造赤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莫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赤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赤律更以古器黍及當得其真乃令直祕閣范鎮同於修制大樂所依其所說而製造之是上

尺龠三物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受千二百黍皆合其聲才下三律蓋用今黍而非古所謂一柸二米黍也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尚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自今宜自京師及天下州縣頒格律不令有異如有擅高下者乞依古加罪帝因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及尺龠又令庶自陳其事帝因問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五行相生以黃鍾為宮林鍾為閏宮太簇為商土生金也南呂為羽金生水也姑洗為閏羽應

鍾為角水生木也蕤賓為徵木生火也而世以林鍾為
變徵應鍾為宮以旋相之法推之則五行相戾非是繼
上其圖而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止以圖送詳定所
推思而違之其後直秘閣范鎮上書言陛下制樂以事
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然自下詔以來
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
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
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
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何柷鼗也
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
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也今皆相戾而不相

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
安可得哉臣謹條十者非是之驗列于左惟陛下裁擇
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
秬一秬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
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
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二尊用諸侯有功惟賜二尊
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貴一也今秬黍取之民間
間者動至數斛秬皆一米河東之米謂之黑黍設有真
黍以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比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
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
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

八毫是圓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後容千二百
黍除其圓廣則長止七十二分六厘矣說者謂四厘六
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
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
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据千二百黍而言千二
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
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黍之數而以百
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
言龠其狀以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
深十分容千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龠乃
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

此命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
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
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
以為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尺
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寸為
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
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
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
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命也積實一百二萬六千八
百分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秦書斛
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甕焉當隨時漢斛尚在故

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庀旁九厘五毫
累百六十二寸深八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
分此斛之法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
謂之方斛所謂徑三圓九方五斛七是也今圓分而以
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
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
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
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
為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為鍾大鍾十分其彭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大小厚
薄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

股句一短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圍三分與四厘六毫孰是律之準尺而尺之起律孰是侖之圓制與方制孰是圃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脰旁九厘五毫與方尺深尺十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厚薄長短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

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侖合升斗黼斛以較其容
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
為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律可以為樂也今夫律本
未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
議者所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
謂陛下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
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
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陛下定雅樂以求廢陞之法
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陛下令
有司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

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
二局俟真忝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枵費
也詔送詳定大樂所 皇祐五年九月十九日御崇政
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及新作晉
鼓三牲鼎鸞刀先是鍾磬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
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鍾律考定其當然議者各安
已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考獻親臨視之然
古者黃鍾為律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
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
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
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

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
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
雖勤勞於制作而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
生律也又新作鼓鼎刀以補禮器之缺以光祿寺丞國
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勅停人阮逸為尚書屯
田員外郎內侍省內侍押班左驍驍使英州團練使鄧
保信為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
承制並以上所定鍾律特遷之
王應麟玉海劉敞獻律
鐘鼎鬲刀之銘四章表曰陛下既有司宿儒據周漢舊
典及魏晉以來百家之說參攷是非以立鍾律前後二
十餘年及得其真至詳至謹無以加矣律初就以較尺

寸與司天景表正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鍾考其聲下王
朴一律和太祖之素又因以興神鼎膏刀奉事郊廟出
於聖慮稽合典訓律銘曰律之長以立度以軌天下律
之實以為量以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焉律之
數以治厯四時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詔述作上儀之
天陽尊既同下揆之地八風攸從大地是符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哲宗元祐元年閏十二月楊傑言元豐
中嘗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
和協近見鎮有元祐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竊
緣其樂先經仁宗製作後經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
蓋已久矣不可用鎮一家之說而遽改之遂撰成元祐

樂議七篇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
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堂之樂皆以大名之如
大喜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以大明文曲進獻祖廟以
成安之曲進呈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呈太皇太后其名
未正恐難以施於宗廟朝廷議柅柅曰按爾雅曰柅黑
黍又曰柅一稬二米法律有用柅黍之大即無用柅之
說詩云維柅維柅者蓋柅是黑黍柅乃一稬二米之黍
其種相異鎮以為必得柅然後製律臣未之前聞也議
量曰臣元豐議樂時常見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
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下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
制曰量升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

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是時嘗叩鍾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相合鎮言後來所制量斛上用舊法臣審知其不與漢制符也若更其制則臣不知也但以鎮所造黃鍾之鍾參考量聲則可知其聲之中否議鍾曰鎮言今太常鍾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鍾為率而摩以取律之合故黃鍾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得乎議聲器曰鎮論聲器之失以為國朝李照以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皆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房庶之法以律而生尺得古之制鎮用太府尺以為樂尺下今樂一律有奇以為得其理謹按皇帝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

呂此造律之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律歷志則曰度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又曰量起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乃有用黍之制矣鎮以謂世無真黍乃用太府尺以為樂尺蓋出於鎮一家之言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然則管笛之類比舊差長竅比舊差大而短未知久長而可用之乎鎮樂律卒不行徽宗崇寧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魏漢津劄子臣聞通二十四氣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於樂伏犧以一寸之器名為含徽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

為鞀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
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
嘗易洪水之變樂器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
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
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
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
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
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
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
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商周以來皆用此法因
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諸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

容盛之法遂至差誤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
洪用萬寶常水尺至唐室田畸及後周王朴並有水尺
之法本朝為王朴樂聲太高令竇儼等裁損方得聲律
諧和聲雖諧和即非古法漢律又曰有大聲有少聲大
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
也今欲請聖人三指為法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
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次鍾四韻清聲鍾次鑄二
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從之